

曲洧舊聞

下

形



曲洧舊聞卷第六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宣聞其言怒甚翼日罷爲工部尙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劉德初爲儀直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

美叔祕監時爲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  
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  
中靖國閒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  
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爲臺諫以  
相助之道聞二公言荅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  
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  
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  
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



諸公皆與之爲忘年友所謂元城

一作原武

小邴是也元

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啓

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

相公不自爲他日地平申公不荅未幾復以此撼搖

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爲趙氏慮當如

此耳和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

曰光之心本爲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

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

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

乘虛助之蹤跡詭祕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  
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  
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  
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  
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  
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卽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  
娘閤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  
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冊子  
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



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  
士邢尙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鑄此老不令  
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  
子和叔放歸田里曾子開行詞頭其略云使光公著  
被凶惇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誤國職汝之由矧汝  
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  
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惶  
懼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遏絕徐王覬覦之謗一  
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

由滄書聞卷六  
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戇直拙疎斂衆  
怨於一已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  
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竝放還尋有旨  
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閒子  
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爲子言  
京以子由長厚必不冝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  
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



三省樞密院胥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  
出則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勲勞者甚衆乃以祖宗  
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平於是倖門一開建節  
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爲三少時時陶鑄宰執  
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  
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  
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  
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

久棄外京曰旣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



聞其言笑而不荅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廊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



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我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  
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  
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眞保國者藥石之論也  
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  
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眞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  
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  
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  
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

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  
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宜  
和閒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旣罷召  
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  
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  
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  
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旣往不足咎  
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  
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  
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  
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  
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毗羅頌大悲爲勇猛丈夫  
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  
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  
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  
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爲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



未之思耶

朱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  
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  
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閒一人  
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  
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  
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  
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

舉以爲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上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



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  
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  
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  
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  
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  
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  
須更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